

秋月随笔

雨中的关门山

◎刘月秋

每年国庆节放假的时候，总想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外出走一走，一来是舒缓一下工作的压力，二来也是鉴赏一下外面的风光。不管是奢华都市，还是静谧田园，只要是能出去走一走，呼吸一点外面自由的空气，就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今年的十一，这种想法尤为浓烈，因为我总觉得以前有些放不下的东西现在该放下了，生活的观念随着生活的变化自然也应该有所变化。所以，当几个同事试图劝我去黄山的时候，我没有犹豫太久——有些事情事后反思，当时做了也就是做了，徒留事后的懊恼和悔意根本于事无补。可是，当我们好不容易统一了日期统一了行程去买票的时候，却被告知黄山去不成了。被挑起来的激情瞬间跌入冰点，那天的晚餐吃得寡然无味。

但是，出行的愿望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一番搜索之后，我们决定去本溪的关门山。看天气预报，28日29日两天本溪有小雨，然而野游的心岂是小雨所能阻拦的？我们在27日下午两点多登上了去本溪的虎跃快客，整个车厢里只有九个人，如同是我们此次出行的专列。一路上酒香伴随鼾鸣，四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灯火通明的本溪长客总站。

找到宾馆安顿好之后，我们来到附近一个叫做“鸭棚子”的饭店就餐，当那顿涮火锅吃得我们汗流浹背，而我全然不顾礼仪光着膀子走出饭店的时候，天空已经飘雨了。那种叫做“秋”的凉意顺着张开的汗毛孔融进惬意的同时，忧愁也随之而生，明天真的是天公不作美吗？

果不其然，第二天醒来之后，打开窗帘，街道上开着片片伞花，罩着行色匆匆的人们。可是看看那几位同行者，似乎没有被雨色干扰情绪，于是我们在早餐后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从家里出来是下午两点多，正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我只穿了一个简单的单薄的毛衫，此刻，任是我体内有太多的脂肪也抵挡不了寒意，于是跑到商店买了一个红色的外套。走到山脚下时，风很大。以至于同去的女生不得不租借防寒服来取暖，而那被称为防寒服的军大衣一上身，俨然成了当地卖蘑菇的山姑了，哈哈。向山上望去，目力所及的地方，已经是赤色点点，在一片苍翠之间，犹如点点燃烧的火光。山顶上云雾蒙蒙，增添了一种仙境般的梦幻感，而这些景色，在晴天的时候是不能看到的。

观光车把我们送到虎门峡谷口，我们在这里开始了边走边看赏心悦目的旅程。

辽东的山，多木又多水，因而显得山清水秀，那清澈的溪水自山上流淌而下，蜿蜒前行，洄水涡里，有当地著名的冷水里生长的鱧鱼在自由游弋。水面上，飘落的枫叶因水流而旋转，在天光云影的衬托下，如同一个个自由出发的远征者，开始它们生命的最后旅程，虽然不知道哪里可以停下，但它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想想这多少有点像我们的无奈，一样的身不由己啊！

一路上的景色很多，如同一幅幅的山水画，换做不同的角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翠绿的、金黄的、火红的，再搭配上小桥流水，或者是落瀑悬崖。还有树木随处可见，并且不可思议地盘根错节，相互纠缠，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名堂，“连理枝”“夫妻树”“蛟龙戏水”……一处处都让我们折服命名者的睿智。

我们在向山顶攀登的时候，浓密的树林遮盖着天空，那一阶一阶的石梯如同一条细蛇，蜿蜒爬向山顶。登山的过程很累，气喘得粗了，心跳加快了，汗也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了。当口中有咸咸滋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向自己的运动极限挑战了，而且还要照顾同去的女生，着实是感到了艰辛。可是当最后的台阶被踩在脚下，一股强劲的山风吹到我们脸庞的时候，那登临山顶的成就感几乎是瞬间就驱散了疲劳。站在云雾弥漫的山峰之顶，在那片狭小的空间，我们如同几个得道的仙人那里聊着尘外之事，倍感心旷神怡。不免奢想，假如这里有一个草棚可以遮风挡雨，那么是不是每个人在这里都会身心俱修，杂念全无？

下山的时候就容易多了，一路上唱啊喊啊，唱流行歌曲、唱戏曲、唱二人转，唱得同去的女伴说：你们现在不是把狼招来了，而是把狼气死在窝里了。不过这嚎也罢、唱也罢，总好像把胸腔中的浊气驱赶出去，因而显得神清气爽，耳聪目明。要是老山（笔者朋友）来这里呆上几天，那耳背的毛病说不定不治而愈呐。

晚上，本溪的大学同学夫妇在大酒店招待我们，用二十多年不曾泯灭的同学之情为这次关门山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海棠文摘

伊利亚·伊利奇·奥勃洛莫夫就住在这样拥挤的一幢楼房里。这天清晨，他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醒过来了。

这人三十岁出头，身材不高不低正中等，一眼看去，即知他是个平和的人，但你却不可能读出他的心思，也不可能知晓他的爱好。他的表情平静得如静止的水面，只有那满池碎萍提示着微风曾经来过；这思想的微风从他深灰色的眼睛里一闪而逝，然后停憩在他那两瓣微张的唇上，又隐身于额头的皱纹里，终于再也没有出现，只是似乎从内部吹到了他身体的每个角落，之后又渗出了睡衣的每一条褶皱。

偶尔，他的眼睛会暂时失去光彩，那是因为他那一刻的脸上挂出了“懈怠”或“空虚”的招牌。但是，这种懈怠或空虚都只是转瞬即逝，并不能取代那似乎已成为他面孔一部分的表情——平和；而且，不能取代的不仅是表情，还有他平和的心态，他的心态已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的眼神里、笑容里、每一点头每一举手投足里。如果你是一个容易轻信表面印象的人，那么你和奥勃洛莫夫见上一面就会得出这样的评价：“他应该是个很亲切温和的人吧，多么忠厚的样子！”而如果你的眼光有足够的洞察力，那么你在仔细研究过他的面孔之后会抿着嘴角思索着走开。

他还不到发福的年纪，但从他的肤色来看，他已经发福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不爱运动或不爱呼吸户外清新空气，或是因为二者兼而有之，反正他的脸色不能说是红润，也不是黝黑，说它白皙更不够，你很难确切地说是什么颜色。总之，他脖颈、小胖子以及软软的肩膀的肤色过于苍白了，将他男子汉的味道削减了好多。

——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

雪山（外一首）

◎何宝庆

站在雪山脚下  
任凭发挥想象  
我也不敢想到  
当年，是怎样的动力  
让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  
翻过了雪山

那不是一座山  
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  
皑皑白雪覆盖  
岂止百年千年  
唐宋的风霜  
一定曾经和你谋面  
明清的阳光  
一定照过你的容颜  
没有人会想到  
有那样一双双  
穿着草鞋的  
赤裸裸的脚板  
越过你的峰巅

前方，是黑洞洞的枪口  
枪口里  
是尖锐的子弹  
后方，是坦克和大炮  
追兵骄横凶残  
天上，乌云压顶战机盘旋  
这支队伍  
喝着冰冷雪水  
吃着最冷的饭  
依然执着前行  
因为他们相信  
希望，不远

他们是踏着雪  
唱着歌翻过大山的  
很多的战友倒下了  
在雪中站立成永远  
当地人告诉我  
很多年后  
他们还在积雪里  
找到过英雄的遗骨  
身边，还有徽章闪闪  
他们说  
这些人走了  
为我们换来了  
朗朗晴天  
否则，真的不知道  
天地，该有多么的昏暗

翻过了这道雪山  
你们又翻过了几道雪山？  
还有那么多的河流

那么多的险滩  
那么多的堑壕  
终于，你们来到1949年  
中国，迎来崭新的一天

东北抗联

其实，你们不是一支军队  
那些战士  
穿着各种褴褛衣衫  
扛着枪、长矛、大刀、木棒  
相同的是  
他们都有同样一张刚毅的脸  
都有一样的信仰  
一样的心愿  
信仰美好的社会  
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他们曾经是农民、工人  
木匠、铁匠、店小二、大小老板  
如果不是外夷入侵  
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拿起武器，保卫江山  
甚至，他们还不会打枪  
就来到了战壕的最前沿  
迎着陌生的枪林弹雨  
与死神周旋

白山黑水  
那是诗人后来的抒情  
当年，那里只有战火硝烟  
兵燹所致，血流成河  
兵锋所指，万物涂炭  
很多人倒在那里  
无声无息  
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籍贯  
多少年后  
人们想起他们  
只能在他们牺牲的地方  
默哀  
或者，在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  
寻找他们的影子  
泪水潸然

终于，侵略者被赶跑了  
这支队伍  
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传奇  
写着数不尽的英雄诗篇  
如今，我们依然记着很清楚  
你的名字  
东北抗联

赞刘眉

◎于洲

尊贤敬老数刘眉，  
吐肺倾肝救困危。  
气质高昂群共举，  
精神雅尚众齐推。  
豪情振作洪涛涌，  
壮志升腾巨浪追。  
意盛前行留倩影，  
心强上进展雄辉。  
(刘眉，阜新高专老干办主任)



求法不倦（篆刻）

李若云（作）